

回廊

胡学庆 著

献给那些曾共同度过

难忘岁月的仍健在的

战友和已故的至交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廊/胡学庆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006-7528-0

I.回... II.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8124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3812

营销中心电话:(010) 84027802 (010) 64010813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25印张 2插页 220千字

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2007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内 容 简 介

小说讲述了 20 世纪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前期,军队大院一批不谙世事、情窦初开的男孩女孩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经历。这些家庭背景不同、年龄大小不一、学业深浅各异的孩子远离父母、远离都市,在近似严酷的政治氛围和单调枯燥的劳作中,有的为狂热追求政治进步而不惜扭曲自己的心灵;有的面对多事之秋的纷乱苦苦思索而陷于迷茫;有的因不知情为何物而做出荒诞之事;有的不甘寂寞而跳出尘世潜心攻读外语;有的经不起父辈在政治风浪中的起伏而寻短见……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难以排遣的秘密,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磕磕绊绊的跋涉,任性的明争暗斗之中透着真诚的肝胆相照,无奈的怨天忧人之余也有无畏的豪爽仗义。于是,女孩受辱有男孩挺身相救,男孩受困有女孩竭力相帮;遭遇政治风险知情者保持沉默,历经生活挫折伙伴们鼎力扶持。在带队干部的悉心关爱和精心组织下,这个由孩子们组成的学生排,成为一个独特的既循规蹈矩又充满稚趣的温馨大家庭。无论在连队平淡的生活中,还是在田间地头繁重的劳动时,无论在喧闹的文艺舞台上,还是在突如其来的强台风面前,这个特殊群体用汗水和泪水经历着种种人生磨砺,用坚忍和果敢荡涤着稚嫩的心灵,演绎出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该作品以涉世未深的少年眼光来审视那个特殊年代,用未成年人特有的机警来对待和处理发生在周围的不平常事件,展示了军人后代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过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魏解放是打的去赴约的。走出五星级宾馆住的那间上档次的套房时，他不经意地瞅了眼镶在门边墙上的那面整妆镜。镜中那个中年男人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特别是系在脖颈上的那条红底蓝纹的领带，洋不洋土不土的，让他觉得有几分滑稽。他下意识地扭过头去，瞥了眼挂在客厅内衣帽架上的那件军衣，缀在肩牌上的那颗镀金的少将军衔格外醒目，就像卧在那儿等着他发号施令的士兵。他淡淡一笑，拉开门走了出去。

2001年4月24日，地处北京市马甸桥以北的驻京七省区办事处附近，正筹划着一次纯粹民间意义的活动。一批三十多年前曾在福州军区大院生活过的，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中年男人打算在福建省驻京办事处聚会。商定的时间是正午12点整。

那辆夏利出租车根本无法与魏解放日常乘坐的军用越野车相比，在他眼里，了不起就是一驾鞭打不动的破牛车。那个司机比他手里的那辆破车还没精气神儿，没睡醒似的半眯着眼好像还在品味一早的回笼觉，车子便开得慢吞吞的，比路边的自行车快不到哪儿去。要按魏解放的脾气，他早冲那司机吼上几嗓子了。这哪是在开车，简直就是在玩孩子的过家家！可那是地方司机，不是他的专车司机小郭，他知道脾气再大也不顶事，人家根本不吃他在部队里的那一套。魏解放有点后悔刚才一时心急，没打辆桑塔那2000，起码也得是辆普通型的。

“我说，能不能开快点？”他瞅了一眼表，商量着问道。

“想快好办，去坐当官的车呀，人家那车警报咣咣一响，哪个不躲闪让道，快着呐！”没想到瞧上去蔫了叭叭的司机说出话来还挺冲。

魏解放从驾驶座的后视镜上看到司机那副带着嘲讽的脸心里就不舒服，喘口气干脆闭上了眼睛。

这次聚会来的会是哪些人呢？一晃三十多年了，留在他记忆中的那些儿时的伙伴几乎都没有印象了。负责召集这次聚会的王建军只在电话里告诉他，凡是在北京工作的，他能联系上的都叫上了，有七八个，遗憾的是清一色男性公民，女同胞一个没有。那小子怕失言，还没忘了补上一句，说就是男的也不敢打保票，到时候能来几个还是未知数，这年头干什么行当都竞争得像见了谁都是冤家对头，哪个不忙得脚后跟朝前呐。这个王建军，都四十好几的人了，说话办事还是那么直爽，活脱脱透着股孩子气。

两年前，魏解放在集团军当参谋长时，到北京开军事会议，有好几家地方报纸得知有地处东南沿海的军界人物到场，纷纷派记者想采访他，抢独家新闻，被他一一挡驾了。当时台海上空战云密布，沉寂了二十来年的海峡两岸军演不断，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知道，在这种情势下任何的不小心都有可能泄露军机。除了解放军报，他不想和任何一家地方报纸扯什么淡。万一哪个记者在报纸上以他的名义信口开河惹出什么后遗症，还不够他擦屁股的。没料到有家报社还挺有股子职业精神，不几天派来位副总编，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趁午休的机会敲响了他的房门。他拉开门时原想黑下脸拒客的，一瞧那张笑咪咪的脸就愣在那儿了。来人就是王建军，原福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某科长的公子，那年在信坂农场锻炼时一个班的战友。采访不成友情在，这根断了多年的线就这么接上了。前几天，王建军听说他又来北

京公干，恨不得把他房间的电话打爆了，缠得他非得同意由王副总编牵头举行一次聚会，让他见识见识三十多年前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伙伴们现如今的庐山真面目。

出租车在北太平桥路口堵上了。前前后后挤的都是车，喇叭声响成一片。魏解放瞅一眼表，已经超过约定时间五分钟了。这对于他这个集团军副军长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失职，一种罪过。那个司机不紧不慢地点上一支烟，有滋有味地吸了几口，顺手打开了车里的收音机。顿时，车厢里席卷着张惠妹撩人的歌声：

说什么都多余，
你不能再让我相信；
猜不透你的心，
至少能潇洒地离去。
狂风暴雨，云淡风轻，
一生总有许多遭遇。
生命不可能完美，
感谢你让我聪明。

醉比醒容易，
我真的佩服我自己，
笑比哭美丽，
我不想脆弱地老去。
宁愿放弃，不愿灰心，
你打开窗让我清醒。
生命如此的完整，
何苦再折磨彼此……

魏解放忍了又忍到底没忍住，在司机的靠背上猛击了一掌，瓮声瓮气地说：“放的什么破歌，关了！”

司机从后视镜上瞥了魏解放一眼，把收音机关了，伸手把烟蒂弹出车窗外，问道：“你是外地来的吧？”

魏解放没心思和他搭腔，伸手紧了紧领带，把目光投向窗外的街市。路边上有一对青年男女不知为什么正在争吵，瞧那架势不像是夫妻俩，倒像是争风吃醋的情侣。这年头的人怎么都跟吃了枪药似的，见谁都心浮气躁，犯得着吗。

“让我猜猜你是干啥的。”司机大概嫌闷得慌，嘟囔了一句，又沉吟片刻，“你呀，不是政府官员就是部队当官的。”

魏解放回过神来，心里忽然觉得这司机还有那么点儿意思，问道：“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这还用问吗？车速一慢就嚷嚷，车子一堵就心慌，怕我们欺生讹他们的钱，这肯定是外地人；两眼直视不看窗外，开口问话不理不睬，一准儿心气高瞧不上咱们这些开的士为生的，绝对就是戴官帽的；说话直来直去不打弯，听到流行歌曲就心烦，保险就是部队的官儿，这我要是掐不准，八年的出租车算白开啦。”

这家伙真行，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还合辙押韵。魏解放岔开话题问道：“以你的经验，这车要堵到什么时候？”

那司机歪着脑袋朝前方瞅了瞅，咧嘴一笑：“嘿，借您的吉言，通啦。”说着，一踩油门车子窜了出去，把魏解放甩得浑身一晃动。

赶到福建省驻京办事处的时候，已误点 15 分钟了。魏解放远远就看见一帮人围在门前。他一下车，王建军就猴急地蹿过来，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比见了亲娘老子还亲。

“我的将军大人，你都快把我急死了，你要再不来，我这场戏

可就没法唱喽。”他把魏解放拉到众人面前，牛气哄哄地介绍道：“魏解放，当初我们学生排男生班的班长，现任某集团军少将副军长。”显然，在这之前王建军已经向各位透了底，那些儿时伙伴一个个点着头，没感到这次相逢有什么意外，让魏解放多少有点儿失望。接着，王建军把身边的一彪人等向魏解放作了介绍：国内著名学者李跃进，沿海某市海关副关长郑光荣，某省公安厅副厅长赵胜利，北京某大厦总经理张超美。说到这，王建军从人堆里拽出一个人来：“这位需要特别介绍一下，你记得不，当年在信坂农场的时候年纪最小，天天哭着想回家的鼻涕虫是也……我的天，还没记起来？我告诉你，他现在和你多少还有点缘份，是新华社驻武警部队记者站的首席记者陈卫国。”

陈卫国面带着色地浅浅一笑，语气和缓地对王建军说：“别光嘲笑我了，你忘了，当初在信坂农场的时候你才14岁，成天缠着大学生排的那个叫……叫什么来的那位女大学生，说是想跟人家学外语，其实我那时候就看出来了，你呀，是个地地道道的情种。”

大家笑成了一片。王建军笑得格外滋润，好像小时候那些幼稚的往事成了他生命的亮点，比炫耀他报社副总编的身份还辉煌。魏解放瞧着面前这些同辈男人狂放的神态浅浅一笑，忽然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些格格不入。

“对了，我记得你在电话里说过，吴志强也会来，怎么没见他的影子？”魏解放问道。在儿时的伙伴里，他只依稀还记得那个麻杆一样瘦高条儿的吴志强，那时他们上初中二年级，都是15岁。在信坂农场时他在班里当副班长。

“他呀，别提了。人家现在是大公司的总裁，腰缠万贯，牛得很呢，他听说今天聚会由我牵头，差点没一路杀进我家兴师问罪，在电话里下了最后通牒，非逼我退居二线，让他做这个东，否

则就跟我翻脸。我的三寸不烂之舌磨出了老茧，也没说服他省下自己的开销，可你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家伙儿都到了，就他摆一副老总的臭架势，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正说着，身后传来一声断喝：“王建军，说谁呐，我什么时候又把你这部宣传机器得罪啦？”

大家循声望去，就见一个身高体胖的中年男人踱着方步摇了过来。他西服革履，披着件质地精良的风衣，大背头梳理得纹丝不乱，派头十足地朝魏解放伸出一只圆滚滚的巴掌说：“我没记错的话，你就是魏解放。在馆坂农场的时候，你还是我的顶头上司。”

魏解放握住吴志强的手，感觉那只手肥厚而绵软，显然是过惯了富足生活的人才有的那种富态。他不知为什么从心底生出些许反感，刚才还急切想见到他的心情顿时大打折扣。

吴志强大大咧咧地与魏解放等人握了手，王建军仍没放过他，不依不饶地责问道：“我说你老兄也太不守信用了，明明说好了是12点整，你倒好，都快12点半了才露面，是不是还要用八抬大轿去请你呀？”

吴志强不急不慢地摆摆手，说：“你还别小看了我，我呀，知道今天小时候的一帮朋友聚会，昨天晚上就提前来了，开了间屋在这儿住了一宿，就是怕办事处那个最大的包间被人先占了，到时候让你总编大人下不了台。刚才我顺便把菜也先点上了，算我对迟到的一点歉意。”

“好嘛，到底是老板，果然身手不凡。”听说吴志强点好了菜，王建军喜形于色地招呼道：“走哇，咱们打土豪吃大户去，不吃白不吃！”

一伙人嘻嘻哈哈朝办事处走去……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魏解放从管理科走出来的时候，觉得头顶上那轮太阳格外扎眼，晃得他眯着眼睛好一会儿看不清周围的景色，只有火辣辣疼的耳廓里回荡着那首举国上下正时髦的造反歌。其实他根本没心思去观赏周围什么狗屁景色，满脑瓜子装的就是一个念头：这回该怎么躲过父亲没轻没重的拳脚……

那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全国，不甘寂寞的中小學生早就停课闹革命了。军区大院这帮半大的孩子终于解放了——父辈们因政治运动和军务繁忙，无暇顾及子女的生存状态，母亲们也都忙于单位的批判封资修，揪出走资派——一个个像脱缰的野马，逃出囚笼的鸟雀，海阔天空地满世界撒疯。白天聚在一起玩扔手球、打弹珠、拍烟盒的游戏，晚上不是聚在屋里灯光下甩扑克，就是趁夜色到大院玩七步捉俘虏。那些游戏开始玩玩还觉得挺刺激，挺过瘾，时间长了，那些年龄稍大些的男孩就烦了，觉不出好玩了，总感到体内过剩的能量无处发泄。那年魏解放整15岁，刚上初中二年级，本是个多梦的年龄，偏偏碰上这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运动，搅得神州大地武斗不止，造反不息。他不知是该偷着乐还是该自认倒霉。

魏解放一直没弄明白是谁在乱世中首创了那种生存方式。肯定是哪个机灵鬼发现了军区大院所有办公楼和直属单位公用

楼的门把儿、窗户搭钩一色全是铜制的，如果将那玩艺儿拆卸下来，砸碎了，拿到废品收购站一卖，黄铜一斤一块八，红铜一斤二块五，钱到了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买自己喜欢吃的、玩的，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管不着。于是，军区大院的偷盗风日盛，机关干部仿佛一夜之间才发现，上班开办公室门时好端端的门把儿不翼而飞，下班关窗户时窗台的风钩早已踪影全无。接着，军区各大机关的管理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严格门卫检查，力擒行窃盗贼，确保营院安全。很快，有些脑瓜子不大灵光的孩子被逮进了管理部门，司政后和炮兵机关都有。大家的遭遇几乎相同，无一不被怒不可遏的父亲暴打一顿。

魏解放是上午在偷小车型的窗户搭钩时，让两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兵当场逮住的。那两个兵拿出一副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气势，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说你个王八羔子找死呀，竟敢偷到我们头上来了！魏解放知道这档子事和当兵的说不清楚，闹不好挨了揍还没处叫冤，连忙用手护着头，装模作样地鬼哭狼嚎起来。不一会儿，屋里出来个当官的，听兵们说完情况，顿时拉下一张驴脸厉声喝道，你这兔崽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说，是哪个二级部的，为什么要偷搭钩？魏解放见当官的倒没像见兵那样害怕，嘴边上挂着炫耀地报了父亲的职务和大名，并谎称偷搭钩是因为家里的搭钩坏了，想卸一个回去换上。他以为那个小干部听说他是军务部魏副部长的公子，又有那么充分的理由，会立马堆下笑脸放他回家，谁知那个小干部听罢就朝他屁股狠踢了一脚，说你是副部长的儿子就了不起啦，你父亲管天管地管不着老子拉屎放屁！告诉你，现在正开展轰轰烈烈的运动，革命真理掌握在群众手中，你小子懂吗？说完撵苍蝇似的摆摆手就回屋了。魏解放以为他发泄两句出了气，同意放他走，吹着

口哨正打算离去，没想到那两个兵围上来，不由分说掐胳膊拎衣领将他罪犯似的押进了管理科。一番盘问过后，那个比警察还警察的管理员还不解气，一个电话打给了他父亲。那家伙通话时的语调虽然一副软绵绵的娘娘腔，可那张脸凶巴巴地让人见了就心里发怵。

父亲铁青着脸从办公室赶到管理科，二话不说拎着他的耳朵就出了门，然后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松开手便抢在头里朝家走去。魏解放一步不敢拉下地跟在父亲屁股后面，心里一个劲地打鼓。他娘的，这回别说解放全人类了，就是想为自己解放一下也解放不了啦。父亲那道鬼门关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了呀！

魏解放小脸上留下几道红印外加屁股上挨了几脚重踢，总算让一脸阶级斗争景象的父亲消了气，也算对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做了交代。父亲出门前用食指点着他的前额，说再让我听到你干出偷鸡摸狗的混帐事，老子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母亲不在家，她们单位的一把手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刚被揪出来，正在接受群众批判，而她是二把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理所当然要接受教育和洗礼，站稳自己的革命立场，划清阶级阵线，这是对群众运动的根本态度问题，如果态度不端正，下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就非她莫属了，她不敢有丝毫懈怠。家里少了母亲的劝阻，让魏解放在饱受皮肉痛苦之余还多了几分委屈。他觉得自从这场运动开展以来，一向对家人不闻不问的父亲，脾气越来越变得暴躁起来，回到家动不动就拿他撒气，开初还是不痛不痒地骂几句，后来只要他略有失误或稍有不满意，就抡胳膊踹腿地拳脚相加。母亲心疼自己的独生儿子，每回见父亲耍脾气便拦了又拦，还和父亲吵过几次，也没见父亲有所收敛。这年头，大人们都怎么啦？

父亲前脚走，他后脚就溜出了屋。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家

里留给他的不是令人窒息的沉闷，就是毫无来由的责骂。他烦透了。惟一让他开心的，就是和同处于放羊状态的司令部大院的同学混在一起打发时光了。他想去找同班同学孙保国。前个星期，孙保国在小礼堂一口气偷了七八个铜风钩，砸碎了一称竟有两斤多，卖了五块多钱。这家伙挺够意思，请他去古楼街那家鱼丸店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两毛钱一碗，差点没把他肚子撑爆了。他最喜欢吃鱼丸了。福州的鱼丸好像就是为他而创造的。鱼丸的制作方法极其考究，先将鲜美的海鱼洗净去皮剔骨，置于案板上，用竹筷不停地拍打，直至拍成鱼肉泥，再放入盆中加进蛋青、淀粉搅拌成糊状待用，然后把精心挑选的瘦猪肉剁成末，加入各种调料做成馅，再将待用的鱼肉泥揉做团，以中心为轴捏出碗状，把猪肉馅塞入其中，包裹搓圆既成。这鱼丸刚做成时只有荔枝般大小，待锅内的清水沸腾后置入锅中煮开，那鱼丸便像充了气的气球一般膨胀开来，足有番石榴一般大了。一口咬去，裹藏其间的猪肉馅便带着浓郁的香味和烫舌的汤汁涌入嘴中，不由得你不垂涎它的美味。

想到这，魏解放的舌根便涌起一团鲜美的唾液，身上的疼痛感似乎也减轻了许多。妈的，到手的铜钩让那几个狗屁兵没收了，要不卖了钱，这会儿正在鱼丸店里美美地打牙祭呢！

远处又传来高音喇叭的喧闹声——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
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解放！解放——”魏解放听见有人在喊他，扭过头去，见孙保国猴子般机灵地从路边冬青树丛后面闪了出来。他们是同班同学，孙保国又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儿子，属于同一级别的干部子弟，虽然相互来往多，但魏解放打心眼里瞧不起孙保国那副尖嘴猴腮的模样，见人总是一副低三下四的窝囊相，一点干部子弟的味道也没有，比小市民还小市民。孙保国疾步蹿到魏解放身边，顺手递给他一只亮闪闪的戒指，炫耀道：“瞧瞧，不赖吧？”

“这是什么破东西，谁稀罕！”魏解放轻蔑地瞟了一眼，递还给他。那戒指是用熔化的铅水倒在模子里做成的，粗糙得很，只是动了些手脚，在环上加了个葫芦状的铅砣，套在手指上，拳面就高出一截，没啥特别的。

“这你就知道了，这是打架的暗器。”孙保国边说边比划着，一会儿将葫芦状的铅砣转到手心里，一会儿又将铅砣朝向拳头外，解释道：“平时不用就攥在手心里，一旦打架它就是秘密武器，比拳头硬多了，照着脑门一打一个包。”

“谁吃饱了没事干，成天找你打架？”魏解放问一句，心里一闪念，要是有家伙，或许我刚才能打跑那几个狗屁兵，也能免了父亲那顿暴打！

“怎么，你没听说政治部和后勤部的孩子打群架的事？”孙保国失望地摇摇头，摆出一副了如指掌的神态说：“他们在家闲得无聊，四处瞎逛荡，听说上个月在政治部大操场踢足球，两个部的孩子为了争场地，几句话不对路就动起拳脚来啦。开始还小打小闹，后来磨擦多了，就弟弟叫上哥哥，同学找来同学，定下日子在政治部大操场打了几仗，听说打得挺惨，伤了十好几个，有被拳打的，也有被刀扎的，伤得都不轻，全躺进军区总院了。记

得不，我们年级隔壁班那个叫吴志强的，就是他爸爸在政治部当副秘书长的那个，个头挺高，麻杆一样瘦的，对，就是他，让人砸了一砖头，脑袋开了花，差点没砸出脑浆来。”

魏解放心里一哆嗦，乖乖，这年头大人脾气大，孩子们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啦？

“你这几天都在干啥，怎么没见你的面？”孙保国问。

“干啥都没意思，瞎逛呗。”他说。

“我不信，你是不是又去偷铜了，怎么样，偷了几个，卖了没有？”

“去你的，我才不干那种事呢。”魏解放不愿意把自己被抓的事告诉孙保国，这小子嘴快，弄不好明天就让全院的孩子都知道了，他丢不起那个脸。

“对了，今天我碰见咱们班的李丽英了。”孙保国见魏解放爱搭不理的样子，故作神秘地说：“她告诉我，前几天她偷听到她爸爸打电话，说我们军区大院的孩子老惹事，很有可能要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还要成立红小兵组织，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别听她胡说八道！”魏解放一听李丽英的名字就恶心，鄙夷地瞪了孙保国一眼。李丽英是作战部副部长的女儿，可在魏解放的心目中她简直就是狗屎一堆。在学校时，她见人总是居高临下，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好像她有多了不起似的。夏天她身上总喷着刺鼻的花露水，冬天她那张本来不算难看的脸上老抹着一层凡士林，油光水滑，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她还自我感觉良好，臭美得不行，也不怕人家见了浑身起鸡皮疙瘩。最难以忍受的是她的霸道。在班里，不管男同学还是女同学，既不能当面惹她，也不能明显地躲她，否则她会在班里大吵大闹非折腾得你下不了台为止，好像解放全人类就得先解放她才行，还得让她当上救世主。有一回，魏解放上讲台交了作业本回自己的座位，

路过她身边时不小心碰掉了她桌上的笔记本，他本想回身捡起来还给她的，没想到她当场就蹦了起来，扯着尖细的嗓门就朝他嚷嚷开了，非让他捡起本子，还要向她赔礼道歉。魏解放平时就对她不感冒，只是不想惹这种骚包蛋，谁知她得了好处不赏脸，还专拣软柿子捏。他阴沉着脸听她腻腻歪歪地嚷了半天，冷冷一笑，走过去二话不说，捡起本子当面撕得粉碎，朝空中一抛，说你少在我面前摆什么臭架子，老了不吃那一套！班里顿时静得像每个人的喉咙被扎死了似的，掉根针都能整出大动静。没想到，在他眼里凶悍的李丽英突然扯开嗓子恸哭开来，泪水像山泉一般喷涌而出。他当时就慌了，不知道是该劝劝她，还是不予理睬回自己的座位上去。有几个女同学借机装模作样地围住了她，每张脸上都浮动着赔礼道歉的意思，可眼里流盼的全是兴灾落祸的得意。也许这正给了李丽英下台阶的机会，她好像找到了什么感觉，一扭身猛地站起来，用手指着魏解放吼道，你他妈拉巴子等着瞧，早晚有你的好果子吃！她果真没有食言，当天下午放学后，李丽英回到军区大院就直接上办公楼找到了魏解放的父亲，当面把他告了。从后来父亲的怒骂中他才知道李丽英的痛哭流涕是如何打动了父亲那颗铁石般的心。他被父亲甩了一记耳光不算，还罚他跪在墙根下思过……

“李丽英的话你也当真，她在班里哭鼻子的时候你怎么不给她擤鼻涕，擦眼泪？”魏解放斜了孙保国一眼，“她当我们都是傻子，什么都得听她的？呸！你想想，现在大人一天到晚都在参加运动，忙得昏天黑地，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孩子的事？再说了，满大街的红卫兵造反派还不够乱那，谁吃饱了没事干，组织我们成立什么狗屁红小兵组织。一句话，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大人，轮不上我们瞎操心。”

“说的也是，关我们屁事。”孙保国附和道。

二

李丽英的小道消息虽然不够准确，可真有那么回事。一个月后，军区决定统一组织各大部小学应届毕业生和初中生到连江县馆坂农场当兵锻炼。魏解放是从孙保国那儿得到消息的。他爸爸是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消息自然灵通。魏解放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一格登，妈的，反帝反修怎么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一招是哪个王八蛋想出来的，够损的呀！

走的那天，集合地点在政治部大操场上。现场气氛十分压抑，怎么看都有点批斗会的架势，各家各户的子女像是被家长押送来的保皇派，一个个灰溜溜的，没点儿精气神儿。魏解放暗暗数了数，黑鸦鸦一片少说也有七八十人。这当中，有他铜盘中学的同学，也有钱塘小学和古楼中学的学生。

送别很简单，家长们像串通好了似的，一个个板着脸千叮咛万嘱咐，一要听话，二要听话，三还是要听话。整个儿就像这帮孩子生下来就脑瓜子发育不全，没长记性。

大轿车驰出福州城区一路向南，沿着海岸线崎岖的山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绕过一道山脊，喘着粗气在临海的一个停车场刹住了车轮。带车的机关干部清清嗓门招呼道：“到了，醒醒，都醒醒，馆坂农场到了。”

一路上被颠得半晕沉状的男孩女孩们此刻都直起身子，将脖颈伸到了车窗口。凝目望去，眼前除了几幢砖砌的平房和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地，再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地方。农场倒像迎接什么贵宾似的，在停车场的进口处用木桩搭了个牌楼，上面横挂着一幅标语：热烈欢迎军区机关子女到农场当兵锻炼。

“我操！就这个破地方呀！”不知谁喊了一嗓子。车内顿时